



二股弦剧团中的女性演员

专题·乡野遗珠

武陟“二股弦”

文·图/荆贝贝

以前唱戏是男扮女装，
现在戏份不够，还需要女扮
男装。

武陟县位于焦作市东南部，南邻黄河，北靠太行山，与郑州隔黄河相望，面积832平方公里，人口约65万。武陟县古属怀庆府（今以焦作市为中心的地区），是有名的千年古县。历史上“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向秀就是武陟人；唐代著名文学家李商隐，北宋大画家郭熙，明代礼部尚书、文学家何塘，清代翰林院学士、兵部尚书毛

昶熙等都是怀庆府人。黄河古渡口——孟津渡口，使这里成为重要的货物和客商集散地，是晋甘商人走向东南的必经之地。当地有着丰富的民间文艺形式，如旱船、高跷、武术、舞狮子、担经挑、二鬼摔跤、哼小车、秧歌、抬花轿、大架、竹马、盘鼓、唢呐、银灯会等；流行多个剧种，如京剧、豫剧、怀梆、曲剧、越调、花鼓戏等，二

股弦戏就是其中一个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剧种。

二股弦属于板腔体，演唱时多使用大本嗓（真嗓）。其根植于民间，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多于农闲、逢年过节在田间地头或是庙会上进行表演。

二股弦的传统剧目主要有《对绣鞋》、《借髻髻》、《张廷秀私访》、《双合印》、《杭州失印》、《裴鸾英推磨》、《安安

送米》、《吕蒙正逃犯》、《双开堂》、《抱灵牌》、《劈山救母》、《私访昆山》、《鸿雁传书》、《雷公投亲》、《刘全砍柴》、《卖苗郎》、《皮秀英告状》等一百多出,有些甚至是连台戏,能连续唱六七天,其内容通俗易懂,多演出一些家长里短的生活小戏,角色以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为主。二股弦的唱词语言与当地方言俗语紧密结合,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使当地的人民群众倍感亲切,是连接人与人之间的精神纽带。伴奏乐器分文场和武场两类,其中文场伴奏乐器有桐喙(主奏乐器)、板胡、二胡、笙、梆笛等,武场伴奏乐器有板鼓、大锣、小锣、大镲、小镲、手板、战鼓等。

关于二股弦名称的由来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因为这一民间小戏用两根弦类拉弦乐器伴奏,故得名二股弦;另一种说法是,二股弦由河北武安地区的民间艺人传入,当时所用乐器为四根弦的拉弦乐器,后人们觉得四根弦拉起来较费劲,于是将四根弦改成两根弦,故将此小戏定名为二股弦。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二股弦与流传于河南、山东、江苏、河北等地区的二夹弦及流传于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区的落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股弦究竟产生于何时,现已无从考证,根据目前尚存的碑记及老艺人们的口述得知,大约于清嘉庆年间(1796),二股弦戏就以戏班的形式出现了。王孝姐祠坊位于大司马村,有碑记记载祠坊于清嘉庆年间建好时,嘉庆皇帝亲自为王孝姐题名,并请二股弦戏班为起会进行表演助兴。

二股弦戏最早的表现形式是以三两个人在茶余饭后或是在地里干活休息的时候,大家以娱乐的方式聚在一起,每个人表演个小节目,比如唱一些民歌小调或是讲一些小故事之类,主要演出的节目有“刘全砍柴”、“刘胡子打鱼”、“王二小赶脚”等以当地群众生活为原型的小故事。时间长了,人们把讲的故事融进唱的曲调里配合着胡琴一起表演。后来经过发展壮大,二股弦就以有角色分工的“唱地摊”形式参加到集市和庙会中,逢年过节,在表演旱船、高跷等文艺节目时配着锣鼓镲唱上几段,有时候村与村之间还相互邀请演唱,慢慢地就形成了二股弦戏。

二股弦除了受民间说唱、民间歌舞的影响,繁盛的庙宇文化、优越的地理条件、繁荣的经济往来、集会上四方卖唱的艺人带来的南腔北调等也是催生二股弦戏不可或缺的因素。有些商贾富人在生意开张、生子、祝寿等喜事时也请二股弦戏班去为他们庆祝,这时戏班会从中得到相应的报酬,艺人称这种形式为“唱堂会”。庙会上,二股弦在庙宇的戏楼上演出,名曰给神唱戏。由此可见,二股弦从此一步步由“地摊戏”走上高台。

1900—1930年期间,二股弦在其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同时借鉴吸收其他剧种的艺术特点,其演出范围不断扩大,角色行当逐渐增加,板式唱腔及伴奏乐器更加丰富,舞台艺术更加完善。

1930—1955年是二股弦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二股弦的剧目增加至近百出;演出团体在当地迅速扩大至三

县二十余村;名角倍出,当地的老百姓有“同林唱,桂林浪,大运扭扭扮扮跟不上;听到同林唱就把碗来放,听到任保喊就把碗来扳”等关于当时名角的顺口溜;1947年左右由于女性演员的登台,二股弦唱腔的曲调逐渐升高,旋律更加优美动人,抒情性更强,表现手法也更加灵活;1950年左右,二股弦开始改编《小二黑结婚》、《新三上轿》等现代戏。

20世纪50年代的戏曲政策改革,1958年全国掀起的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为宗旨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等运动以及1966年—1976年的“文革”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二股弦的发展。传统戏剧被当作“四旧”遭禁演,国家、政府等部门要求各剧团要根据社会发展编排新剧本,排演新戏。二股弦一直以业余剧团的形式在农村发展,所演唱的剧目多是老一辈艺人一代代靠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下来,加之这些二股弦艺人大部分是文盲,有时候他们甚至连自己唱的词是什么意思都不完全理解,同时剧团里有能力编写新剧本的人才很少,更不用说让这些老艺人对二股弦戏进行创新了。

二股弦本身并没有过多的传统剧本,其传承主要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老一辈怎么唱下一代就怎么学。在笔者采访过程中问及剧本的情况,老艺人们对剧本并不敏感,艺人们告诉笔者并没有人刻意地保留老剧本,甚至就算之前有老剧本保留存在的,这些剧本也并不受到重视被完整地保留,笔者所见仅有的两本老剧本(名字已不知晓)并没有被传抄保留,它们已被时间腐

蚀,甚至由于随意塞放,剧本已被老鼠咬去大半了。

政府禁止各剧团演出传统剧目的政策,使二股弦这一富有泥土气息、朴实、浑厚的民间艺术被冠上“淫词滥调”、“粗俗鄙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帽子。二股弦被施予种种压力和限制,如禁止二股弦演酬神戏、庙会戏及还愿戏,不许二股弦进城演出等,二股弦艺人受到歧视和排挤,甚至被称为“巧要饭的”,生活毫无保障,有的二股弦艺人为了生计,改唱豫剧、怀梆等其他剧种,有的则放弃唱戏只在家务农。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地方小戏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是农村生活中惟一的娱乐方式,电视媒体等元素快速发展到农村,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欣赏习惯发生了变化,开始接受更繁多的文化娱乐种类。丰富多彩的电视娱乐节目使年轻一代应接不暇,戏曲已经不足以吸引年轻人的眼球,他们对戏曲的兴趣与老一辈相比少了很多。

一位老艺人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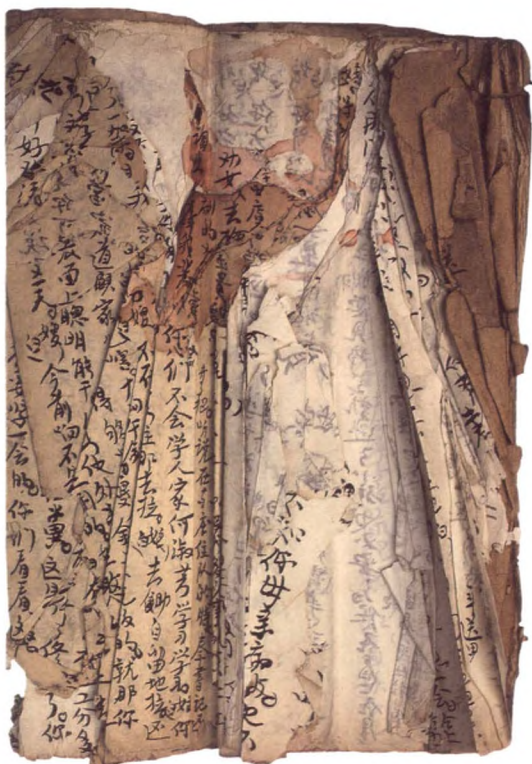
原来村里唱戏都是大家闲了以娱乐的方式聚在一起,都没有什么功利心,只是为了休闲。家庭条件好些的人还往剧团里贴钱,为剧团置办些服装、胭脂、水粉什么的。现在不一样了,年轻人都不愿唱戏了,为了生计大部分外出打工,到过年的时候才回家。戏班为了吸收一些人员,现在一天唱下来每个人能分到五块钱,这些钱也是我们这些老家儿们拿着乐器走街串巷以清唱的方式集资来的。就这样,也没有人愿意呆在剧团唱戏,现在随便



二股弦中的部分头饰



二股弦中一人多兼的乐器组合



破旧了的、遗存不多的二股弦传统剧本

干点啥挣得都比五块钱多啊。戏班只靠我们这些老家儿，没有年轻人进来学戏，这戏没办法往下传啊。

“戏剧的‘衰落’或许并不是什么必然的自然现象。关键在于是否给予它自由生长的土壤。”(傅瑾《草根的力量》)但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经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巨大变革后，由于剧本、乐器、箱口等都被焚毁，老一辈二股弦艺人相继辞世，年轻一代对二股戏的喜爱已经远不如从前等原因，二股弦这一靠口传心授的民间传统剧种基本失去其生长的“土壤”，这一民间小戏的传承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笔者走访了焦作市、沁阳市、博爱县等地共计17个村庄，大部分村庄已经不存在二股弦戏班，仅仅剩下往昔的一些老艺人。就现状来说，焦作市博爱县清化镇小中里村的“清化二夹弦”、沁阳市王召乡冯翊村的“两家闲”与武陟县大封镇大司马村“二股弦”虽在称谓上有所不同，但三个村所存在的民间小戏从主奏乐器、唱腔的定调、所用的板式、曲牌等方面均存在着极大相似性，三者所使用的主干音及板眼结构也大致相同，三者可能是同一个剧种，但是也不排除他们来自不同剧种。

目前所存的三个二股弦业余剧团的人员状况均为：剧团人员年龄普遍偏大，缺少中坚力量。男性成员多为平均年纪为60岁的老年人，他们都是往年的二夹弦爱好者；女性成员则多为45岁以上的本村妇女。博爱县清化镇小中里村老艺人刘合富的话语中不免有些无奈：

如今年轻人多到外地打工，也不愿意唱戏了，来剧团上的多是村里的妇女们。以前唱戏是男扮女装，现在戏份不够，还需要女扮男装。

以前的二股弦剧团有较严格的规章制度，管理起来也方便，比如要求按时到场排练，不能擅自早退，要尊重师长等。据博爱县清化镇小中里村老艺人刘合富讲，每月的三、六、九日不管刮风下雨都要晚上集合排练，雷打不动。但现今剧团的成员大都由本村的亲戚邻里组成，有什么事情都得经过大家商量决定，又由于现在村民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演出也没有太多收入，现存的三个业余剧团的人员管理是个棘手的问题。

问及二股弦的传承问题，武陟县大司马村老艺人丁长胜担忧地说：

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爱这戏了，一是他们听不懂导致他们不感兴趣；还有就是现在生活压力大，唱戏并不能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开支，年轻人都会选择到外地打工挣钱养家，唱戏说实话都是一些爱戏的人在唱，大家都不计报酬，甚至有的还往里贴钱买戏上用的东西，对年轻人吸引力确实不大。

随着二股弦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成功，这一小戏不断得到政府、媒体、学者等社会各界的关注。

从排练场所来看，目前尚存的三个业余剧团，之前都没有固定的排练场所。由于申请“非遗”项目的成功，二股弦业余剧团受到了各个村大队部和镇政府的重视，目前三个业余剧团均在村委会等力量的帮助下拥有自己的日常排练场所，这使一直默默支撑着二股



二股弦剧团演出场地

弦的老艺人们更有将这一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小戏坚持传承下去的信心。

二股弦申请非遗项目的成功,引起了媒体和学者对这一小戏的关注。媒体的采访和专家学者的调查等现象增加了老艺人们的信心,同时也使村里的群众认识到了二股弦的价值,使学习二股弦的人员有所增加,促进了二股弦戏的发展。

申遗成功之后,国家下拨30万元用于二股弦的发展。为了招收一些年轻人,大司马村剧团贴出了招人启事,只要加入剧团的新学员每个月发600元补助,后来补助增加到800元。笔者于2012年春节采访期

间,欣喜的发现剧团上已有两位年轻的80后成员。

事物的存在都具备两面性,非遗项目的成功,对二股弦的发展不仅起到正面影响,也产生了负面作用。如目前尚存的博爱县小中里村和沁阳市冯翊村的两个业余剧团因为剧种称谓的不同,当地业余剧团没有过多地受到专家学者们的重视且国家下拨的30万元扶持资金也没有用于这两个剧团等原因,造成了这两个剧团再次以各自称谓命名其小戏并申遗的现象。

戏曲是我国的传统艺术,有正宗大戏与民间戏曲之分。如果把大戏比作河流,那么民

间小戏就如同一条条小溪,正是这一条条的小溪汇集成了大的河流,同时这些小溪只有注入大的河流才不会干涸。在我国,有很多像二股弦这样在当地很有影响但却不为外界所知的民间小戏,它们只在一定的小区域范围中发展和流传。这些民间小戏根植于本土文化的土壤,不仅为大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且也具有大戏所不能比拟的价值。二股弦作为一个民间小戏,其易传性、质朴性、教育性等独特的艺术价值及其生存特征的草根性、集体性、民俗性、娱乐性等艺术特点深深扎根当地的文化土壤中,与当地群众的娱乐、生

活及审美观念紧密相关。

二股弦之所以没有发展成大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作为一个民间小剧种所具有的草根性和群众性是它在广大农村得以发展的根本原因。正因为民间小戏的质朴性、易传性、教育性等艺术特点,使得民间小戏具有很强的民间基础,易于被人们所接受。虽然二股弦戏从清、民国时期逐步衰落,但是经过时代的变迁它仍顽强地生存在其特有的“土壤”中,仍有演出团体组织演出。看似衰落的民间小戏其实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只要有合适机遇,它就会像遇到春风的小草重新发芽。■